

中國文學史綱



四之書叢本基學文

# 中國文學史綱

著 編 璋 鑑 蔣

海 上

局書亞細亞

1933

文學基本叢書之四

# 中國文學史綱（一冊）

△實價三角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有不著許  
作翻  
權印

編著者 蔣鑑璋

發行者 唐堅吾

發行所 亞細亞書局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口

印刷者 亞細亞書局

特約所 成都中國圖書公司·廣州共和書局  
汕頭文明商務書局·貴陽合興書社

分銷者 各省各大書局

# 中國文學史綱小序

去秋由鄂返汴，承乏開封第一女子師範文科職務，爲後三同學講授中國文學史，苦無善本。蓋近日坊間所出，取材非失之雜，卽失之偏；雜則患其冗泛，偏又病其簡略，多不適於課堂應用。無已，乃自行編著。而課務糾纏，又鮮餘晷；隨講隨寫，約兩萬餘言，今春講義脫稿，而後三同學畢業以去矣。復視吾所成書，編至清末，戛然而止。其現代文學，未及論列。向之病人簡略者，至今吾又不免。心焉未愜，遂將原稿置之箱底，不敢示人，借可藏拙。年來蛇山舊友，遨遊海上，輒以近作見詢，並願紹介付梓，余苦無以應。憶在鄂時，與三五知

己，縱論文壇，竟遭時忌，年來心境悲苦，未敢以隻字示人；人恆以此相責，吾應之曰：「余之所作：盡在千百學生作文簿之夾縫中矣。」因與友人相視而笑！今秋海上亞細亞書局主人唐堅吾兄，復以文債見索，乃以此稿報命。非敢云有所述作，聊湊熱鬧而已。書凡上下兩編，上編自太古至清末，統稱古代。下編擬自辛亥論起。茲先儘上編付之梨棗，凡我同好，幸指正焉！書皆有序，省之不可；而又不敢求之所謂名流，爰自陳其顛末如此。

蔣鑑璋。

開封第一女子師範。

十八年國慶日下午。

# 上編古代之部

## 總目

### 第一章 文學與文學史

第一節 文學之歷史觀念……………一

第二節 文學定義……………三

第三節 文學史之定義……………四

第四節 文學史之材料……………四

第五節 文學史時代區分……………四

### 第二章 太古至唐虞文學

第一節 文學之起源……………七

第二節	文學先於文字·····	八
第三節	韻文先於散文·····	九
第四節	太古文學·····	九
第五節	唐虞文學·····	一一
<b>第三章 夏商周秦文學</b>		
第一節	夏代文學·····	一三
第二節	商代文學·····	一四
第三節	周初文學·····	一五
第四節	詩經與孔子·····	一五
第五節	左氏與莊生·····	一八
第六節	屈原與宋玉·····	一八
第七節	秦代文學·····	二〇



## 第四章 兩漢文學

第一節	帝王文學·····	一一
第二節	賈誼·····	二二
第三節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二三
第四節	漢詩·····	二五
第五節	楊雄及其他·····	二七
第六節	班固與班昭·····	二八
第五章	魏晉文學	

第一節	曹氏父子及建安七子·····	二九
第二節	正始文學——竹林七賢·····	三一
第三節	太康文學——張潘左陸·····	三三
第四節	歷史與小說——陳壽干寶及其他·····	三五

第五節 永嘉以後文學——劉琨郭璞陶淵明……………三七

## 第六章 南北朝文學

第一節 元嘉文學——顏延之……………三九

第二節 永明文學——沈約與謝朓……………四一

第三節 梁代帝王文學——蕭氏父子……………四三

第四節 梁代批評文學……………四四

第五節 梁代民間文學……………四五

第六節 徐陵庾信及陳後主……………四五

第七節 北朝文學一瞥……………四六

## 第七章 隋唐五代文學

第一節 隋代文學之改革……………五〇

第二節 初唐四傑與沈宋……………五二

第三節	詩仙李白	五五
第四節	詩聖杜甫	五六
第五節	社會詩人白樂天	五七
第六節	田園詩人王孟韋柳	六〇
第七節	邊塞詩人高岑	六二
第八節	苦吟詩人劉長卿與韓愈	六四
第九節	唯美詩人李賀與溫李	六六
第十節	唐人小說	六九
第十一節	詞之先驅	七〇
第十二節	南唐君臣及其他詞人	七〇
<b>第八章 兩宋文學</b>		
第一節	西崑酬唱與古文復興	七三

第二節 北宋詞人……………七四

第三節 宋代散文……………七九

第四節 宋代詩家……………八〇

第五節 語錄與平話……………八一

第六節 南宋詞人……………八一

## 第九章 遼金元文學

第一節 遼國文學之簡陋……………八五

第二節 董西廂與王西廂……………八六

第三節 金代詩人元遺山……………八七

第四節 元代雜劇……………八七

第五節 元代詩人……………八九

## 第十章 明清文學

第一節	明代詩文	九一
第二節	明代小說	九四
第三節	明代傳奇	九六
第四節	清代詩文	九八
第五節	清代小說	一〇二
第六節	清代傳奇	一〇三

# 中國文學史綱

蔣鑑璋著

## 第一章 文學與文學史

第一節 文學之歷史觀念

第二節 文學之定義

第三節 文學史之定義

第四節 文學史之材料

第五節 文學史時代區分

文學之歷史觀念 何謂文學？何謂文學史？此本章所討論之事也。爰述之如次：

吾國人對於文學觀念，每多因襲舊說，非強文學以明理；

卽命文學以載道；夫所謂理，所謂道，果何所指乎？儒氏所言「仁義禮智信，」道也；然此論理學也，非文學也。老氏所言之「無，」道也；莊生所言「自然，」道也，然此又哲學也，非文學也。推而至於「格物致知，」莫不稱之爲理，稱之爲道，然此乃科學也，亦非文學也。混文學於其他學問爲一談，則文學觀念不明，文學範圍終混；猶如無舵之舟，惟有飄蕩而已。

按吾國文學二字，最早見於論語：「文學，子游，子夏，」一語。然此不過僅將文學二字點出，究之何謂文學，亦無若何之解釋。意者亦非今日所稱之文學也。此外論語中涉及文學者，則有「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君子以文會友」，「博

學以文，「郁郁文乎哉，」「天之將喪斯文也，」「文行忠信，」等是。其言文雖不止此，然或以文化言，或以個人風度言，或以文指道而言，皆非言文學也。他如易經文言所謂：「修詞立誠，」繫詞所謂「其辭文，」其意義亦不出論語所言之外。至於易經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則又概指文教而言，亦無與乎文學也。孔子稱：「堯舜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皆此類耳。然則文學觀念，究何若乎？請申其說：

文學定義 文學定義，向無明文，已如上述。章太炎氏以：「凡文字著於竹帛，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此義過泛，今所不取。此外衆說紛紜，難更僕數。要而言之，卽「文



學者，乃宣達情感，發抒理想，代表言語，使文字互相連續，而成美的篇什；於以覘人生之憂樂，與社會之變遷者也。」

文學史之定義 文學定義既明，茲進而言文學史。梁啓超曰：「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鏡者也。」此所謂史，義雖廣泛，然因此於文學史之定義，不難研索矣。蓋「文學史者，乃記述歷代文學之變遷，與文學者賡續努力之情狀，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爲後來文學者研究之借鏡也。」

文學史之材料及時代區分 不過吾國文學，時代悠久，成就各異，文學範圍，漫漶特甚。若就純粹文學，嚴格而論，則上古作品，惟有詩經楚辭；秦漢以下，惟有賦、頌、詩、歌，及

駢文、詞曲等類，方足爲文學史料。余意欲奉此標準而成一部中國文學史，於勢未能；於此而欲搜集文學史料，則文體被擯，無乃爲多。夫靈性搖動，文學孳生，豈必藻飾華辭，始爲優美？曠觀今古，何世無才？若必以麗辭爲文，將必以六朝爲尙；劉申叔氏中古文學史成，續貂未覯，非無故也。茲編所取，凡歷代文家與其篇什，但能代表時代，左右當世，而與本書所爲文學定義無大背謬者，胥欲論列，以見其全。至時代區分，則以朝代爲綱，蓋文學乃時代反映，有一代之變遷，卽有一代之文學，亦自有其特徵也。



## 第二章 太古至唐虞文學

### 第一節 文學之起源

### 第二節 文學先於文字

### 第三節 韻文先於散文

### 第四節 太古文學

### 第五節 唐虞文學

文學之起源 文學何由而生乎？此文學起源之說所由起也，考文學產生，遠在太古。司馬作史，託始黃帝；神農以前，渺乎未道。記事且然，而況言文學乎？然而三皇之書，掌於外史；河圖之寶，陳於東序。雖經典可徵，而遺文莫覩；雖欲辨証，

亦無可據。雖然，文字語言，本體無二，不過口說爲言，筆書爲字；雖領會接受之方法不同，而耳聽爲言，目覩爲字，蓋以己之意，宣之於人，語言文字，本非二物，效用一也。

文學先於文字 世界各國，大都先有語言，後有文字，阮元曰：「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得久遠；其箬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便於記誦，無能增改。」由此言之，未有文字以前，人之傳事，當以口舌爲重，而口舌所傳，若爲「性情所

致，自然流露」，之語，非吾輩所稱之文學乎！

韻文先於散文。準斯而談，則文學發生於文字之前，已爲吾輩所贊同。而文學起源，尤以詩歌爲最早，亦爲學者所公認。朱熹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由作也。」蓋民稟天地之靈，鼓腹而遊，擊壤而歌；感山林泉壤之美，呈鼓舞歌唱之樂；雖洪荒之世，遺文不覩，而稟氣懷靈，理無或異。於是文學胚胎，遂始於是。

太古文學 太古文學，多不可考，伏羲作瑟 而造駕辨之曲；

教漁而製網罟之歌。見稱故書，其文亦佚。降及葛天，三人摻牛尾技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天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夫樂不空絃，必有其歌；歌不空名，必有其目，若斯題署，亦必傳自古初，非呂覽向壁虛造，可決焉。至於神農，流傳尤衆，夏侯辨樂，稱豐年之詠；莊子天運，述有焱之頌，然豐年僅載空名，有焱或爲附會也。

黃帝之世，鳥跡代繩，文字始炳。流觀古籍，節目獨多；如明台之議，祝邪之文，渡江之歌，袞龍之頌，但聞其目，未見其文。世言短簫鐃歌，黃帝使歧伯所作，所以建陽武德，風勸戰士，而歸藏因載柘鼓曲十章之名，惜舊文泯沒，真僞亦

莫辨焉。少昊，頊顓，聲采靡追，帝嚳之世，咸黑爲頊，以歌九招；其文隱沒，靡得而詳。

唐虞文學 陶唐氏興，煥乎有文，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食不識之歌；封人進三多之祝；心樂聲泰，此之謂矣。有虞繼作，辭采光明。昌良喜起之歌，卿雲南風之詠，開唱和之先，爲風騷之祖。至其史實，亦多足述，尙書中可得而考，且其對文學，亦有政績可言者，卽「興樂」是也。詩歌雖不必盡可入樂，而樂詞則必爲詩歌，當無庸疑。故「興樂」卽間接提倡詩歌，亦得爲間接提倡文學也。其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以文爲詩之定義，固屬允當，卽以之爲文學定義，亦無不可。他如二典三謨，雖爲記言之篇，亦頗近於



文學性質。禹貢一篇，雖夏書而實作於虞時。文字無多，而能於天下之大，華夷之界，山川脈絡，治水順序，以及土田，貢賦，運道，無不網羅其中。雖非純粹文學，若律以今日文學經濟手腕，亦自有其文學價值。述有虞文學，因復反之。

## 第三章 夏商周秦文學

第一節 夏代文學

第二節 商代文學

第三節 周初文學

第四節 詩經與孔子

第五節 左氏與莊生

第六節 屈原與宋玉

第七節 秦代文學

夏代文學 文學與時代，互相爲因，互相爲果；蓋時代變遷，每隨文學而轉移；而文學思潮，又因時代而產生也。唐虞以

前，社會組織，猶是部落形式；人民思想，亦多簡單純樸。歌頌自然，無所阿諛。其文學成就，富有平民色彩。降及大禹，社會則由部落時代。進爲國家時代。文學亦由平民而貴族。由頌美自然，變爲取諛君主。所謂祀六沴以警民，歌九德以敘功，「禹無間然」，有由來矣。至於塗山孔甲之歌，聞國風周南召南之音；帝啓之樂，爲楚辭九歌九辯之宗，流風甚遠，亦足稱述。若夫五子之歌，或謂僞造，不若桀時夏人之歌，較可信也。

商代文學 商湯革命，傳爲美談。其於文學，亦有足述。盤銘厲日新之規，桑林作禱天之詞。大都事美一時，語流千載，及其衰也，箕子麥秀，伯夷采薇，君子賢人，德音不已。蓋有殷一代，樂章足以繼夏，詩頌足以開周。故有娥爲北音之祖，殷

整爲西晉之宗。上攀塗山破斧之歌，下啓邶、鄘、衛、秦之風。而商之名頌十二，又爲周魯二頌之源。故樂記云：「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又云：「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然則聲詩韻語，雖肇自古初，必至有虞而始闕，至夏商而始盛。孕雅育頌，甄風陶騷，在此二代矣。周初文學 周既立國，崇尚文治，以爲詩教足以攷政治之得失。故設有專官，採詩民間。天子巡狩，陳詩觀風，知民間之好惡，定政治之方針。故其時，詩人皆借詩爲敘情之具以備上達觀聽。故在孔子未刪詩以前，多至三千餘首，嗚呼盛矣。

詩經與孔子 詩經一書，爲中國文學珍寶，已爲學者所公認。惟其時代難於稽考，且其編者，後人亦多懷疑，不過否認孔子

刪詩，亦無若何反證。崔述以爲「文學一道，美斯愛，愛斯傳，故有作者，卽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傳習，世遠則日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國弱邦，偶逢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失傳耳」。其說見於讀風偶識。然口頭流傳，何能久遠！如無刪選編定之人，則詩經豈能完整傳流至漢？然則，刪詩者既於孔子以外，不得其人，當以孔子刪詩之說，爲可信也。

詩經極富地方色彩，且其文學內容，逐漸完備。全書三百五篇，分爲風、雅、頌、三種。風者乃專採各國閭巷歌謠。雅乃朝廷樂歌，頌乃祭鬼神之頌詞也。三者之中，以國風價值，較爲崇高。各國社會風俗，當時政治狀況，胥於國風中占之。

所謂「覽民風國勢者，觀風勝於觀雅也」。

孔子雖非純文學家，然其極知文學之重要。故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即在其獲麟臨河等歌，亦足以表現其牢騷。然而孔子達人，故其所歌，大都清淡和平，怨而不怒者也。

左氏與莊生 左邱明著左傳三十卷，劉知幾謂「言簡而要，事詳而博」，誠公論也，又著國語。左傳爲春秋內傳。國語爲春秋外傳。左傳以記事爲主，國語唯記言，未重事實之連續。朱子評爲：「萎糜繁絮，眞衰世之文」。其所以同作相似之二書者，蓋以左傳所餘之材料；棄之可惜也。左傳自身，已是一部成功文學佳製。且又保存其他文學原料，亦復不少。

一代哲人，多爲文家，吾於莊生，益信其然。莊周以世道之紛亂，個人之性癖，而爲出世之想。以觀實界爲全無意識之一場幻夢，忘物應化，一是非，而無差別。實上古哲學之一大進境也。文筆奇幻，古今罕倫。其富於文學趣味，有足多者。故於諸子之中，止述南華耳。

屈原與宋玉 昔人以爲自孫卿子作賦，於是詩變爲賦，實則荀子文章，雖有以賦名篇，雖實與賦之賦體不同，且無文學意味。賦之作家，則推屈原宋玉。

屈原以偉大之熱情，作生命之謳歌。其一生陷於讒忌之中，備嘗飄泊之苦。所謂「惓懷楚國，繫心懷王，冀幸君之一悟，而俗之一改」。然終莫能用，於是披髮行吟，投水而死。

文學爲人生記錄，故有屈子之身世，乃有屈子之文學。楚詞雄麗，屈原實開其端。而於中國文學，別開生面，此當大書特書，不容忽視者也。蓋漢族文明，發自黃河沿岸，所謂中原之地，文教早開，南方則文化所及較遲，故十五國風唯獨無楚。屈原以曠代逸才，上變風雅之舊，而開辭賦之祖。從此中國文學，不僅北方獨美，而南方文學，亦自斐然而成章也，楚辭本於詩之六義，而屬於賦體；依比興之義而設譬喻。以善鳥香草，配忠貞之德；以惡鳥臭物，擬讒妄之行。以美人譬君子。又多引神話傳說爲粉飾，故其富於想像，巧於譬喻，雖異乎詩經之一溫柔敦厚，然其幽遠詭異之想，雄大宏麗之辭，遙駕北方古詩之上焉。其辭爲詩式，以兮字爲讀。句之長短自在，韻



律和緩，與詩經之四言齊整者，大異其趣。此實中國文學之一大革命也。

屈原之後，有宋玉。屈宋是否發生師生關係，近人頗有疑義。要之九辯招魂，乃悲屈原而作。文詞悲壯而閎麗，堪與屈原比美。然唯學屈原之從容辭令，而失其諷諭之義，例如屈原之賦美人，以喻君，然宋玉之高唐神女，好色諸賦，祇務極筆描寫美人。故楚辭可謂後世戀愛文學，及神仙小說之濫觴也。

秦代文學 秦以焚書之故，且以年代短促，著述無甚可稱，李斯諫逐客書，辭藻雄麗。然此外除碑銘刻石外，幾無一篇文學作品。不過李斯變大篆爲小篆，開後人更改字體之先聲。於文學傳布；便利有關，厥功甚偉。

## 第四章 兩漢文學

### 第一節 帝王文學

### 第二節 賈誼

### 第三節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 第四節 漢詩

### 第五節 楊雄及其他

### 第六節 班氏兄妹

帝王文學 漢承秦弊，去周未遠；劉邦，項羽，奪起山澤；垓  
下之歌，大風之唱，雄宕之氣，負絕千古。降及武帝，雖好武  
功，其於文學，亦有足述。瓠子之歌，秋風之辭，或具悲天憫

人之思，或有樂極哀來之意。他如柏梁會羣臣，爲聯句之始，亦七言之宗。落葉哀蟬曲，以纏綿之恩愛，發悱惻之悲感；可謂極繪形繪心之妙矣。

賈誼 賈誼以洛陽之少年。荐漢文之博士；應對滔滔，壓倒老生；大爲漢文所喜。孰意一代才華，因遭物忌。於是貶謫長沙，身臨洞庭，念屈原之死所，感身世之相同。賦弔屈原，正以弔己。居湘三年，覩不祥之鳥，作鵬鳥之賦；方謂壽命不永，竟得文帝詔歸。遂以少子見託，因拜梁王太傅。策上治安，論著過秦；治亂條貫，胥具於此。其才俊拔，其文雄偉，似孟子之深厚，爲老泉所私淑。蓋長於議論之北方派也。至其弔屈，鵬鳥，早雲，惜誓，等篇，則傾於南方厭世思想，論者

謂賈誼乃以賦家而兼論文家者也。

司馬相如與司馬遷 西漢文學，推兩司馬。雖彼人格高下宛爾有殊，要其文學成就，同臻上軌。相提並論，蓋以此也。

司馬長卿本潦倒之詩人，被卓文君見愛於風塵中。長卿以琴聲而見挑，文君遂星夜而來奔。相與偕逃，千古韻事。卒能同其甘苦，雖家徒四壁，亦怨色毫無。及臨邛賣酒，相如滌器，文君當爐；雖伉儷之綦篤，終恥煞於老丈。於是百僮之給，百萬之賜，賴老丈之愛憐，成長卿之浩富。無何一朝得志，移情別注，文君悲作白頭之吟，長卿感而新情遂消。於此足徵白頭吟之動人矣。後人評長卿非意氣感慨之士，乃浮華柔媚之人，當屬確論。蓋彼既作子虛賦，爲武帝所賞，更爲上林

賦以媚之。知武帝好神仙，故作大人賦；知武帝好虛榮，故作封禪書。其所爲賦，大都不能表現個性，專喜堆砌詞藻。其今日所謂「阿諛文學，」「貴族文學，」「古典文學」者歟？此外長門一賦，乃代陳后所作，亦極悽清之致。

司馬子長性格與長卿相反，彼以義辨李陵之冤，終致身膺蠶室之刑。憤慨之餘，發其平生所得，著爲史記。史記一書，不但在史學上爲空前傑著，即在文學上亦有極大價值。蓋作者少時，名山大川，足跡所遍。采風問俗，得自目覩。敘述真實，描寫切當，方之虛構，炯乎有判。書中項羽本紀，游俠列傳，雖爲儒家所深斥，要亦不朽之文學也。自史記出，體創「記事本末」方之三傳「編年」亦已不同。劉知幾謂「史有三長，才

學識兼之者，惟遷一人。」。

漢詩 漢代文學，不僅賦爲特出，詩體變遷，亦樞紐於是時。

古詩大都四言，五七言齊整之詩，至有漢始開其先河。文章緣起載五言始於蘇李，玉台新詠則謂起自枚乘。但虞姬漢軍略地之詩，亦完整之五言也。枚乘固早於蘇李。虞姬實先乎枚乘。究之作俑誰何，羣執義疑。要之五言起於漢代，已爲學者所公認。蓋蘇李之作，後人疑爲僞託；枚乘作五言，則又徐陵片面之辭。虞詩僅見史記補註，亦非出自史遷之筆也。

究之古詩十九首，與蘇李贈答之詩，無論出自誰手，要其文采婉美，聲音自然，幾於無人不樂誦。蓋蘇李二人，以友情之懇摯，作纏綿之歌詞。一則深情款款，一則躊躇難忘，可謂

俱臻妙境。雖著墨無多，已起饗詩人之榮譽矣。

若論漢代婦女文學，則烏孫悲愁，昭君怨詩；寫遠嫁之苦，表思鄉之情，深切雋永，耐人尋味。至於班婕妤之怨歌行，與卓文君之白頭吟，亦爲女性表愛之作。一則和平，一則激越。以藝術論，各臻上品。東漢之末，有蔡琰者，感傷亂離，作悲憤詩，及胡笳十八拍，亦爲婦女作品中最婉美之詩歌。

他如梁鴻五噫，張衡四愁，體格風調，生面別開。或謂四愁爲後世五更調所自始，於文學工具之變遷，關係甚大。兩京賦，亦張衡所作，文辭雄麗而幽邃，亦此時代文學作品之上乘也。

楊雄及其他。楊雄仕新，爲世詬病。且其文學作品，大都從事模擬，後世楊馬並稱。實則楊雄之賦，如羽獵長楊，河東甘泉諸作，大都步趨長卿。解嘲則效東方客難，太玄學易經，法言仿論語。一味擬古，無創作之可言。劇秦美新，過爾阿諛。惟其所爲反離騷，則思想較爲積極耳。

昔人以劉向父子，爲北方文學代表，揚雄王褒，則南方之領袖。向著列女傳，實文學作品，而非史書。後代戲劇，多半採用。新序說苑，有功後代考據，兼存文學史料。子歆繼起，一文勝乃父，敘述七略，有功文獻。王裒除聖主得賢臣頌外，則有洞簫賦，爲宣帝所欣賞，令宮人俱傳誦。蓋漢代之純文學也。僮約一篇，爲當時土白，傳至今日，頗爲研究方言文



學者所重視。

班固與班昭，東漢學者，半爲經師；吾於文人，得班固焉。然漢書爲鄭樵氏所譏評，實亦斷代史之戎首。世稱班固「史學馬遷，賦學相如」。既立意以襲人，遂創作之莫有。不遇兩都之賦，亦自優美。

固妹班昭，卽世稱曹大家者。以婦德富有。充宮中女傅。相傳漢書八表及天文志，爲其續作。註列女傳。作東征賦；代兄上書。並作女誡。誠漢代婦女中之佼佼者也。

## 第五章 魏晉文學

第一節 曹氏父子及建安七子

第二節 正始文學——竹林七賢

第三節 太康文學——張陸潘左

第四節 歷史與小說——陳壽干寶及其他

第五節 永嘉以後文學——劉琨郭璞及陶淵明

曹氏父子及建安七子 兩漢文學，至建安時代，告一結束。東漢之末，曹氏專政，雖置身於戎馬，輒推獎乎文學。鄴下七子，爲其吸引，風氣所播，極盛一時。七子者：卽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是也。斯七子者，學無

所遺，辭無所假，自騁千里，齊足並馳。孔融體氣高妙，推爲揚班之儔。琳瑯章、表、書、記、允稱當時之雋。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大都典論之所評，文選之所收也。

建安以後，三國分立，魏國文學，最爲特盛。吳蜀作家，無甚可述，今從略焉。文心雕龍曰：「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

文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詞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

瑯」蓋曹氏公子，與建安七子，並采競譽，故鄴下文章，一時

稱盛。武帝短歌苦寒，瓊絕千古；學者樂誦。文帝情深於詞

論，致書吳質，情致深密，頗引人起「不得共此人爲友」之

慨。寡婦一詩，纏綿悱惻，深刻異常。典論論文，開文藝批評

之先河，洵足以博得文學史上最大之榮譽也。曹植成品獨多，不煩稱引。身爲皇子，不甘晏居，幾番自試。思有所展，終遭疑忌，迄未見用。詩成七步，變起骨肉。傷此志之鬱鬱，觀人世之厭厭。今讀其全集，大都內心之刺激，環境之表現；固非無病呻吟者可比。至棄婦七哀，眞抒情之詩，美女洛神，寫女性之美，亦極盡其致。

正始文學 東漢重儒，故其文人，多守經義，且重禮教。曹氏父子，專尙文詞，經術漸衰。正始年間，何晏王弼，喜談老莊，當時文人，傳爲習尙。正始玄風，於焉乃大。大抵菲薄儒術，蔑棄禮法，沉湎麵蘖，流爲清談。竹林七賢，實爲代表。七賢者，卽山濤、阮藉、稽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是

也。一部世說新語，略足表七賢行爲。至其懷疑觀念，更足開中古思想界之先例。

七賢文學，各有所長：阮藉稽康，實爲領袖。阮藉詩賦類皆發揮性情，寫書狂誕之思。詠懷二十八首，解旨遙深，抒情隱僻，極亂世之哀音。稽康絕交山呂，既可發揮其人生哲學，更能表現其峭直癖性；詩亦清麗淡雅。而幽憤一詩，直將一腔幽怨，快然一吐矣。劉伶酒德頌，大胆破壞俗禮，而表現其「嵯羸之與螟蛉」之人生觀。此皆因文學爲當時所輕棄，文學家既不得志，於是遂起反動，故其反對禮教，甚至盜酒，醉臥於人妻之側，而不以爲異。

他如山濤、向秀、王戎、阮咸，大都一味破壞禮教，其影

響於當時思想界者極大。而於文學成就，視阮籍爲遜矣。

自此以後，百爾士夫，鼓吹自由，標榜放任，破壞禮教，相沿成風。老莊之學，風靡一時，政治社會，俱受影響。國事既無可救藥，異族遂肆其蹂躪。中原淪陷，典午南奔，宇宙腥羶，古今同慨！所謂清談誤國者，非歟？

太康文學 太康年間，文學稱盛。鍾嶸詩品曰：晉太康中，三張二陸，二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晉時羣才，稍入輕倚，張潘左陸，比肩詩微。采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文挑以爲妙，或流靡以自研，此其大略也。」

三張者：卽張載，張華，張協，是也。就中以張協爲最。

七命一篇，雖體仿前人，而行文淵博，造語工雋，是其特長。詩亦詞采雅宜，音調鏗鏘，惟造意猶未臻細膩之境。張華詩有濃麗，亦有淡泊之處。張載作品，傳留過少，無從下斷。

二陸者：卽陸機陸云。機云並持，友于生輝。張華稱陸機以爲一人爲文恨才少，機獵恨才多。一蓋富於學而天才每不足以濟也。陸云有一聞一知十之稱，而文實遜乎乃兄。二陸著作宏富，今存者有散文數十篇，賦三十篇，詩百首，連珠五十首。詩賦無空靈矯健之氣，專重排偶；連珠則開駢文之先。昔人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說，亦妙語也。

潘岳之文。頗多抒情之作。既富於才，且美於貌。幼有奇童之目。羣嫗擲果，傳爲佳話。秋興閒居，寡婦懷舊諸賦，以及

悼亡之詩，最爲後人所稱。大都詞氣淒惋，令讀者每爲之惻然。學者稱抒情老手。其所作品，亦純爲淚的結晶也。潘尼爲岳之從子，文不多見，其詩有入文選者。

左思咏史之詩，稱爲千秋絕唱。招隱諸作，亦甚雅麗。世稱太冲作三都賦，構思十年，門庭藩籬，具陳紙筆，得句卽書；三都賦成，洛陽紙貴。惟專事辭藻，全無氣骨耳。昔人評其詩謂如城廂妓女，粉香撲鼻，寶光輝目；但去其飾物，洗其粉光，則姿色全非；遠不如漢魏之詩，似鄉村美女，風姿天然。服裝靚雅，極賦媚之致。語雖刻薄，實中肯綮。

歷史與小說 有晉一代，頗多史才。陳壽三國，尤爲絕倫。文心雕龍曰：魏代王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



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惟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蓋承祚作史，饒有文學趣味，雖後世以迂闊之正統觀念相責，實則此等說法，固不值通人一笑，亦無損於陳志絲毫也。陳壽以外，如華嶠，司馬彪，孫盛，習鑿齒，干寶，謝沈，袁宏之流，並好史傳，或紀述前代，或奮筆當時。而後漢書又多作者。此外穆天子傳，亦創作於晉代，為後來神仙小說之濫觴。

干寶著晉紀，直而能婉，咸稱良史。乃又撰搜神記，後之志怪者取焉。此後陶潛又作搜神後記，餘如王嘉拾遺記，附會古事，亦近小說。以上諸書，人謂偽託；然文筆樸實，寓意深遠，亦自有其文學價值。外此則葛洪作神仙傳，亦神話文學

也。

永嘉以後文學 永嘉年間，文名最盛，當推劉郭。文心雕龍略篇稱：「劉琨雅壯而多風」又稱：「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劉琨生逢亂世，慷慨有志，其詩悲涼酸楚，抒情托意，意勝於詞。鍾嶸稱其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長才。又罹死運，故善敘哀亂，多感恨之詞，所謂坎凜詠懷者也。郭璞好經術，通小學，博學高才，訥於言語。著書宏富，故傳於世。所作江賦，及南郊賦，沈博絕麗，不弱漢代。惜乎一代才人，多遭時忌，卒爲王敦所害。

降及晉末，有千古聞名之詩人陶淵明者，以恬淡之性情，

崇高之人格，而成田園之詩人，作田園之文學。生逢亂世，無意功名。蕭統稱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象類。抑揚爽朗，莫與之京。橫素波而停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哲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隆汙，孰能如此？」桃花源記一文，乃其理想中之烏托邦，論其體裁，亦絕好之短篇小說也。其所作詩，體裁省靜，始無長話；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園田園居，飲酒等篇，尤爲全集之代表。文如五柳先生傳，歸去來辭，亦爲吾人所樂誦。以上略述魏晉文學如此。

## 第六章 南北朝文學

第一節 元嘉文學——顏謝鮑

第二節 永明文學——沈約與謝朓

第三節 梁代帝王文學——蕭氏父子

第四節 梁代批評文學——劉勰與鍾嶸

第五節 梁代民間文學

第六節 徐陵庾信與陳後主

第七節 北朝文學一瞥

元嘉文學——宋代文學，盛於元嘉；謝客爲雄，延年爲輔。昔人謂『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含跨劉郭，陵轢潘左。』然雖顏

謝固一時之傑，而鮑照實可差肩其中。湯惠林嘗評顏謝二家詩曰：『謝詩如出水芙蓉，顏詩似鏤金錯彩。』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年終身病之。

謝靈運性好邱山，日與惠連作山澤之遊。身爲太守，置訟獄於不問，輒登山而賦詩。躬膺修纂，棄晉書以不修，竟出郭而遊行。文人浪漫，有如此者。惟其愛遊覽，故卒能成『山水詩之開闢老手』。鍾嶸稱其詩：『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當非過譽。吾人讀其遊覽之詩，每於其唱完之際，輒發懷人之思。是殆篤於友于、情深朋儕，宜乎其樂於乞疾東還，嘯詠遊傲者矣。今讀『懷人行千里，我勞盈十旬，別時花灼灼，別

後葉綦綦』之詩，蓋覺情思纏綿。

顏延之與謝靈運雖同貶永嘉爲太守，而詩遜於大謝。孤貧讀書，無所不覽，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時。『五君』之詠，略足明其懷抱。惟居身清約，布衣蔬食，常獨酌郊外，有山林隱逸之風。

鮑照文名，在當時固遜於顏謝，惟以後顏謝之詩，漸卽衰微，而鮑照之詩，獨能盛行。後此駢文之盛，律詩之興，鮑照實爲關鍵。蓋其能以俊逸之筆，寫豪壯之情；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麗，傾熙心魂。『行路難』，與『代白頭吟』，爲其傑作。

永明文學 永明之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實爲

皋魁。約等善識聲韻，文用宮商；平上去入，定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永明文體。於是以成。蓋永明文學，承元嘉之後，更研鑽聲律，於是四聲八病之說起，立駢文之鴻軌，啓律詩之先路。當時竟陵王子良，實有獎勵之功。於是天下詞客，咸集其門，竟陵八友，沈謝最負盛譽。沈約在文學史上之重要，不在其作品，而實由其所定文學之格律。若以現代文學眼光視之，則沈實手創銷架鐐鏑之罪魁也。其所創八病說，實爲文學進化過程中之致命傷。然而六憶之詩，宛轉如畫，後人推爲詞曲之祖。且著晉書，宋書，齊紀，宋文章志，及四聲譜等書。

謝朓以文茂之天才，掌霸府之文筆。長五言詩，沈約常

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李白亦謂『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而獨心折謝眺，集中多追慕之作。此後人之許李白詩，有『一生低首謝宣城』之句也。

梁代帝王文學 梁代帝王，多好文學，武帝蕭衍，與沈約等七人，原爲竟陵八友。衍受齊禪，諸賢爲佐，文讌侍從，彬彬稱盛。建安鄴下，當不是過。宏文獎藝，兼隆儒釋。所爲詩、賦、詔、銘、贊、誅、牋、記、皆臻妙域。著『經子講疏』，凡二百餘卷，文集百二十卷。

武帝第三子簡文帝，幼而穎敏，目爲『東阿』。賦詩千言，立就，好爲輕艷之詞，當時號曰『宮體。』

元帝爲武帝第七子，承父兄之風流，常與裴、蕭、爲布衣



之交，所著『金樓子』，並行於世。

昭明太子爲梁武長子，建樂賢堂，招集才士，商榷古人篇籍，成文選三十卷，是總集傳於今之最古者也。

梁代批評文學 文藝批評，雖肇始於魏文，實關大於劉、鍾，蓋典論所及，無過衡、盱當代。而劉、鍾所作，則又邁乎今古。劉勰著文心雕龍，凡古今文章之變遷，及其短長，輒能獨杼卓見，啓文學之鎖鑰，指藝苑之津逮。且其自身，亦是一部文學佳製，只此一點，已足傳之不朽矣。

鍾嶸詩品，開後代詩話之風。詩品序曰：『至於吟咏情性，亦何貴於用事。一思君如流水，一既是卽日；一高台多悲風，一亦惟所見；一清晨登隴首——一羌無故實；一明月照積雪』

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吾人於此可知其主張『自然文學矣。』其所論詩，分上中下三品，頗具卓識，堪於文心媲美。

梁代民間文學，梁之戀歌，實繁於代。各種子夜歌，多至二百餘首。姪妮唱嘯，嬌娜宛轉，皆青年之呼聲，實民間之文學也。他如讀曲歌、歡聞歌、歡聞變歌、前漢歌、華山畿、石城謠、青溪小姑曲、那阿灘、懊儂歌、蘇小小歌、大都描寫兒女歡合及離思：爛漫旖旎，極盡能事。而尤以華山畿二十五首，寫情人之見棄，與盼望之心境，如刻如畫，悱惻動人。

徐陵庾信陳後主 陳時文人，徐陵稱一代宗匠。徐在梁代。受命簡文作玉台集，蓋就宮體擴而充之，厥體乃大。即今傳玉台

新詠，乃一部極富抒情詩之總集也。庾信本南朝梁人，聘入東魏，梁亡，轉入西魏，後又仕周。陳周通好，北寓南人，均得返其故土。惟子山不得，此哀江南賦之所由作也。世人以徐陵與庾信之文並稱爲『徐庾體』，實則徐遜於庾也。

陳後主雅好文學，靡靡之風，有過前代。以宮人有文學之長者，袁大捨等封爲女學士。文臣侍宴後庭，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艷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宮女千百，習而歌之，分部選進，持以相樂。歌詞中略有『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之句。以後唐代梨園，宋元詞曲，實因於此。唐人詩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簾猶唱後庭花。』蓋爲後主吟也。

北朝文學一瞥 北史文苑傳序曰：『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

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勝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其較也。』北魏文人，有袁耀、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温子昇等。而尤以子昇爲最。梁武帝見其文章，謂爲：『曹植陸機，復生北土。』其文各可以相見。厥後邢邵，魏收，相繼而起，允稱文雅大宗。先是邢邵與温子昇並稱，『温邢，』蓋皆以文德俱全於世。温卒，則魏收又與邢邵並稱『大邢小魏。』蓋收以年稚，乃以齒稱大小，非以才判高下也。實則收過於邵耳。

北齊文士，據齊書文苑傳稱：『祖鴻勳書辭婉麗，顏之推文史奧博。』祖箸散佚，顏之顏氏家訓，並傳於世。

北國文士，蘇綽最爲特出。晉宋以來，文章競爲浮華，宇文泰患時文纖弱，欲改其弊，使蘇綽擬周書大誥而作詔，以示羣臣；命此後文章，皆依其體。其文森嚴，深中時弊。至是四六因受頓挫，古文遂漸復興。周書稱其爲『糝糠魏晉，憲章虞夏』者也。

當時南方文士之在北方者，如王褒庾信，文采輕艷，風靡一時，稱爲今文；互相非詆，古文迄未盛行。庾信本在江左，前已言之。其在江南則與徐陵齊名，江北則與王褒並譽也。以上略述南北朝文學如此。

## 第七章 隋唐五代文學

第一節 隋代文學之改革

第二節 初唐四傑與沈宋

第三節 詩仙李白

第四節 詩聖杜甫

第五節 社會詩人——白樂天

第六節 田園詩人——王孟韋柳

第七節 邊塞詩人——高岑

第八節 苦吟詩人——劉長卿與韓愈

第九節 唯美詩人——李賀與溫李

第十節 唐人小說

第十一節 詞之先驅

第十二節 南唐君臣及其他詞人

隋代文學之改革，隋文繼周滅陳，統一南北，因當時文章，淫靡已極，急圖改革。開皇四年，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史上書華麗，因而致罪。有李諤者，稟承意旨，清斥浮文。略云：『魏之三祖，崇尚文辭，遂成風俗。江右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蓋其文主實用，已衝破純文學範圍之外矣。同時儒者

王通，篤守儒術，設帳河汾，述作多依經典，中說一書，對於六朝文家，多所批評。其言曰：『子謂荀悅，史乎，史乎！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文爲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體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均，孔圭，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全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房玄齡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



塞。』觀其立論，蓋一反六朝，隋初文學，經此倡導，似可矯正矣。無何，煬帝矯淫，流連聲伎；一時文士，又好艷詞，煬帝之『春江花月夜』，又何異乎後主之『玉樹庭花』乎？以故淫艷之極，又反六朝面目。煬既好聲樂，大製艷曲，廣開戲場；戲衣盡是錦繡，歌舞多用女人。演戲者達三萬人，擷管者一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張燈列炬，光燭天地，開前古未有之奇劇，爲後世戲曲發達之先導。

律詩體製，肇自沈約，歷陳及隋、薛、虞、孫、王、製作益工。上近徐、庾，下開沈，宋，詩學變遷，蓋樞紐於此時也。

初唐四傑與沈宋 王、楊、盧、駱，號稱四傑。實則所謂四傑

者，猶未盡脫六朝纖靡之風。四傑之外，沈宋并稱，然均未若陳子昂之卓然特出者。

王勃六歲能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其爲文也，先之以狂飲，繼之以鼾睡，酒醒則颺：寫來不易一字。時人稱爲腹稿。年未及冠，授朝散郎，以省父道中溺海而死。詩近樂府，文抗六朝，乃一短命詩人也。

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時人號爲點鬼簿。炯聞人稱四傑之名，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盧與鄰初拜新都尉，染疾去官，處太白山。後病日甚，徙

居陽翟，手足拳曲，極感困頓。釋病文序記其痛苦云：『余羸臥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挂一臂連蹠；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十里，咫尺山河。每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烟郊變容，輒輿出戶庭，悠然一望，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思以絕乎後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終以不堪疾病之苦，自投潁水而死。詩宗漢魏，意象老境，超然勝之。

駱賓王討武氏檄，乃爲徐敬業而作，傳爲名文。武后讀之，但恨宰相未得羅致之。以後敬業失敗，賓王亡命，不知所終。

四傑之外，又有沈佺期，宋之間，工於詩，時人並稱沈

宋。藝苑卮言云：『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託情，而法度明矣；二君正是敵乎，排律用韻穩妥，事不旁引，情無牽合，當爲最勝』

詩仙李白，李白十歲已通詩書，性倜儻，好任俠，未遇時。好遊山水，與諸人縱酒酣歌，睥睨一世。天寶初，入長安，賀知章賞其文，稱之曰謫仙。言之玄宗，召見論當世事，玄宗親爲調羹以賜之。詔命供奉翰林，但白日與酒徒狂飲長安市上。一日帝與楊妃賞牡丹，命召白，白適醉，左右以水注面，始醒。卽摻筆賦清平調三章，爲玄宗楊妃所稱賞，玄宗愛其才，將大用之，卒爲高力士纜之楊妃，屢阻而不見。自後日益狂放，與賀知章等八人，沈湎於酒，自稱爲飲中八仙。繼又遨遊

四方，長流夜郎。迨遇赦還，卒於塗中。爲詩豪放，胸襟空闊，語氣宏壯，曠代無匹。例如將進酒、短歌行、司馬將軍歌、憶舊遊等篇，已略見其天馬行空之概。

李白論詩，謂『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然其表現，適得其反。論其七古，則以憶舊遊爲最。五絕以夜思及敬亭獨坐爲最。七絕以下江陵爲最。

詩聖杜甫 杜甫少貧，寄食人家，舉進士不第。後雖獻賦，而爲玄宗使待制集賢院，終以祿山之亂，避走三川。因之終歲奔波，家人星散，骨肉紛離。其爲詩大都寫其遭遇，及當對兵亂情形。三吏三別寫戰時人民困苦，驚心動魄。使人讀之淚下。

兵車行寫戰爭罪惡，誠絕好之非戰文學也。此外如北征，羌

村，前出塞，亦皆充滿非戰思想。且其對於當時階級制度，深致不滿，奉先詠懷一詩，略見一斑。其爲詩較李白格律爲嚴，惟律詩虛實平仄，輒有不調者，昔人以是短之。

學者每以李杜並稱，實則兩大詩人，各異其趣。今人以爲杜有北方文學特性，李有南方文學特性；李富於才，杜富於學；李篤於情，杜篤於性；杜本儒家見地，李受道家影響；杜入世者也，李出世者也；杜作爲聖品，李作乃仙品；杜詩寫實，李詩浪漫；寫實則泣時事；浪漫則樂自然也。

社會詩人 唐代詩人，能寫社會實況，而注意於窮苦階級者，吾於杜甫以外，得白樂天焉。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官至左贊善大夫，因事貶江州司

馬。隱居廬山，寄興草堂。其爲詩明白如話，老嫗能解。初與元楨酌詠，世稱元白。積死後，又與劉禹錫齊名，號曰『劉白』。所作多至數千篇，爲唐以來所未有。蓋其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其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其詩者。

白氏文學主張，略於與元九書中窺其端倪。其言曰：『國風變爲騷詞，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白，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徬徨抑鬱，不暇及他。然去時未遠，梗概尙存。故無離別，則引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以還，

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傳，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於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於梁隋之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歟？顧所用如何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唐興二百年，詩之豪者稱李杜，李之作才已奇矣。人不遠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一觀於此，可知樂



天爲人生而藝術之作家，故其爲詩，多爲社會鳴不平，如秦中吟之輕肥，賣花；新樂府中之賣炭翁，縛戎人，繚綾，杜陵叟；大都爲勞動者鳴不平。新豐折臂翁一篇，寫黷武主義之卑劣，乃其非戰思想之表現也。近人稱白樂天爲社會詩人，與俄之託爾斯泰比美焉。

田園詩人 唐代以詩取士，故詩人獨多，分道揚鑣，各臻其極。且有專學陶淵明者，前有王孟，後有韋柳。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能詩工畫，人稱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其寫景詩，以輞川集爲最。詩中大抵騷人高歌，少女低吟，煙雲花鳥，極盡能事，誠東方愛自然之泰谷兒也。讀渭川田家之作，幾不辨其爲陶爲王矣。餘如山居秋暝，春中田

園、新晴晚望、山居卽事、終南別業、輞川間居、等篇，無不臻於上乘。吾人讀其詩集，如清風拂徑，如香篆烟雲，但覺沁人脾胃，躁釋矜平者矣。

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年四十，方游京師，得交王維，邀禁林；遇立宗，因詩中『不才明主棄』一語，爲立宗不悅，是以終身未仕。然其生性曠達，無意求名，詩意清和雅淡，感田園樂趣，見於篇章，不一而足。如『我愛陶家趣，林園無俗情，』及『開軒面南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亦無絲毫人間塵溷氣矣。

韋應物性高潔，爲官時喜與賓客酬唱。其詩閒澹簡遠，人比之淵明。全集之中，多寄贈酬答詩，類陶者，有燕居卽事，

始夏南園思舊里，又對新篁等篇，餘不備舉。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由禮部而貶永州司馬，後移柳州刺史；蓋亦陶派之詩人，一代之文宗也。韓愈曰：『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傳於後，無疑也。』

其田園詩，大都在永州作，永州八記，亦作於此時，簡潔嚴緊，爲學者所宗。其詩學陶者，如獨覺、溪居等作，皆高尙雅淡；吾人讀其『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之句，蓋絕類陶詩矣。

邊塞詩人 唐代詩人詠邊塞者，有高適，岑參，王昌齡等，茲分述於下：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曾爲哥舒翰掌書記，故記多詠

邊塞。『校尉羽書馳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此真激昂慷慨之戰爭文學也。他如古大梁行、薊門行、營州歌、送渾將軍出塞、登百丈峯等，皆其代表作。而以登百丈峯一詩尤爲特出。

岑參之邊塞詩，比高適爲多。曾官嘉州刺史，後退居杜陵山中。因中原多亂，且又久居西域，故所作詩多吟邊塞情形。詩骨蒼老，才思縱橫，是其特長。其所作邊塞詩，於時事、地理、風俗、俱忠實而高妙。讀之幾如身歷其境。如玉門關、蓋將軍歌、函谷關歌、赤驃馬歌、使交河郡、走馬川行、熱海行、輪台詩等、均極蒼勁。而尤以走馬川行爲最，洵唐代亢高之戰爭文學也。

盛唐詩人名位不顯者，前有孟浩然，後有王昌齡。其邊塞詩如塞上曲，從軍行，及出塞，允稱絕唱。

他如李頎、王翰、王之渙等，亦邊塞詩之作家，茲不具述。

苦吟詩人 中唐詩人，有一生潦倒，而形之於詩者爲劉長卿、韓愈、孟郊、賈島、諸人。

劉長卿兩唐書俱無傳，明陽鍬序劉隨州集云：「凡其寫懷遺興，寄友送別，登眺山水，蕩泊客旅，罔不詩。詩圖不自悵悵懷抱者爲之。」又云：「長卿嗟世不如意，不覺過於傷，猶屈平之離騷者歟！」於此足徵其爲苦吟詩人矣。今讀其「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迅，青山萬里

一孤舟。」之句，未嘗不嘆爲自然諧和之歌聲也。

韓愈時以作文之法作詩，故其詩，不爲世人愛讀，然其境遇窮苦，被貶潮州，時作哀聲，送窮之文，只是假笑而已，實則悲哀極矣。其詩爲文名所掩，且其道學氣重，因之無閒散趣味。爲詩善寫陰濕之景，如山石等篇，類苦雨淒風，有陰霾蔽天之概。

孟郊亦不遇之詩人，家貧親老，乃有嘆命之作。今讀其「影孤別據月，衣破道路風」之句，其窮苦爲何如哉？明楊遂菴編其詩集，分十六類。詠懷類中，如落第、秋夕、貧居述懷、失意歸吳、下第東南行、商州客舍、長安旅情等篇，極悽涼悲苦之致。死後一無所有，「寡婦無子息，破宅帶林泉，」此賈

鳥哭孟郊之句也。

賈島初爲僧，居法乾寺，無可唱和。後識韓愈，乃得還俗，及進士第。文名噪於京師。爲詩寒苦，善以感情移入，愛以寒字入詩；而用各不同。如「斜日下寒天」之天寒；「寒草烟藏虎」之草寒；「寒衝陂水路」之人寒；「悠悠帶月寒」之水寒；「寒泉如定聞」之泉寒；皆其自叙身世之苦吟也。臨溪隱居詩話，載其「獨行潭底影 數息樹邊身」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浪仙固一世之潦倒詩人也。

唯美詩人 唐代詩人有唯美派；中唐有李賀，晚唐有溫庭筠，及李商隱焉。

李賀一短命之詩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能苦吟，性孤冷，落落不與俗人合。神經敏銳，異乎常人。善感多愁，經是天地間一花，一木，一磚，一瓦，無不令人可愁可泣。天才過人，七歲能辭章。惟一生不得志，故其詩有『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之句也。

李賀之唯美詩，可以李憑箏篔引爲代表。中有句云『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箏篔，崑山玉醉鳳凰叫，芙蓉泣路駕蘭笑。』因其慣詠美人，故趣幻想天上樂國。如仙人、神仙、夢天、天上謠等篇，皆是。故其將死，忽晝見一緋衣人，跡赤蚪，持一版書，若古篆成霹靂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孀老且病，』賀不去，緋衣



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樂，天上差樂不苦也；』

溫庭筠通奇律，好艷詞，行爲浪漫，好爲冶遊，恃才傲物，流落終身；惟其才思綺艷，尤長樂府，詞極風雅，接軌齊景。其爲詩，多寫兒女子事。所作樂府倚曲三十二篇，可見一斑。其中以蘭塘，三洲詞，題分水嶺，爲最佳者。

李商隱詩，每以花草擬女子，如贈荷花有句云：『此花此葉長相映，翠減紅衰愁無人。』詠柳有云『解有相思否？應無不舞時。』花下醉詩云：『尋芳不覺醉流霞，倚樹沉眠日已斜，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可爲極綺麗綿蜜，淫艷輕浮之能事矣。其寫戀愛之詩，大都標爲『無題』，無中生有，虛妄造作，寫盡女子心理。今舉無題之一，以見其作

風之一班。『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萊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蓋寫暮春閨思也。

唐人小說，即傳奇也，體裁形式，大類短篇小說。內容豐富，後世雜劇，多所取才。陳鴻長恨歌傳，爲清洪昇長生殿傳奇所本。白行簡李娃傳，爲元曲江池，明薛近袞繡襦記所本。元稹會真記，爲金董解元絃索西廂，及元王實甫西廂記，關漢卿續西廂記，明李日華南西廂，陸采南西廂等所本。南柯太守傳，爲明湯顯祖南柯記所本。李朝威柳毅傳，爲元尚仲賢柳毅傳書，及清李漁蜃中樓所本。蔣防霍小玉傳，爲紫玉釵所本。虬髯客傳，爲明凌初成虬髯翁，及張鳳翼張太和紅拂

記所本。此外尙多，不及枚舉，就中以長恨歌傳，會真記，霍小玉傳，虬髯客傳，爲最精采。近代劇本，多取資焉，近人周樹人有唐宋傳奇集之編，以上所引，大都見於是集之中，可參覽焉。

詞之先驅 詞至宋代，始造其極。然在晚唐五代，如溫庭筠，李後主之詞，已爲千古絕唱。故吾人確認晚唐五代爲宋詞之先驅時代也。菩薩蠻，憶秦娥二詞；作者何人，雖有疑問；然無論爲太白。爲飛卿，吾人可決定其創作於此時。二詞格式語調。長短自由，簡古可愛，允推盛品。菩薩蠻寫空虛之閨情。憶秦娥寫蕭條之愁思，幾於無人不愛誦也。

南唐君臣及其他詞人 五代文學。吾人應大書特書者。則李後

主之詞是已。後主以亡國之君。而爲一代詞宗；在中國文學上。已成不朽之偉業。其詞可分兩期：在未亡國時所作。婉而多情，備極艷麗。亡國之後。則哀痛傷感，字字成血，字字是淚矣。今讀其全集，如相見歡、子夜、清平樂、浪陶沙、臨江仙各詞，淒涼哀怨，今人不忍卒讀。王國維曰：「尼采謂『一切文學，予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

馮延巳事南唐中主，爲左僕射。陽春錄乃其詞集。其詞細膩婉約，允稱能手。所作蝶戀花、羅敷艷歌、虞美人、長命女等詞，尤艷麗動人。王國維評其詞謂：「堂廡特大，開有宋代風氣，」其價值可以想見

他如韋莊之詞，昔人以，「初日芙蓉春日柳」相目，亦可

以想見其風度矣。馮章稍先於後主，與後主同時者：如顧夔、歐陽炯、毛熙震、李珣、孫光憲等詞人，其作品皆可稱道。

## 第八章 兩宋文學

第一節 西崑醇唱與古文復興

第二節 北宋詞人

第三節 宋代散文

第四節 宋代詩家

第五節 語錄與平話

第六節 南宋詞人

西崑醇唱與古文復興 五代詩人，喜學義山，降及有宋，流風益盛。江東三虎，漁獵掇拾，儷花鬪果，嫣然華美，氣骨不存。楊億作俑，劉錢醇唱，醇唱所集，號曰西崑。末流效之，

惟工組織；祥符下詔，至禁浮艷。西崑體製，因以歇絕。

自唐李商隱以四六名文，宋初楊億，劉筠輩宗之；詞尙密致，學者從風；操觚之士，多病對偶。徐鉉之文，雖比五代爲振作，然猶沿用四六體裁。迨柳開出，追宗韓柳，而治古文，雖囿於天才，無大成就，然宋代散文創始之功，又烏可泯？外此穆修，蘇舜欽輩，俱以古文名家。而王禹偁詩文之簡雅古淡，尤爲一時之選。

北宋詞人 詞雖兆端於晚唐，然至有宋而始闕。故論詞者每稱宋詞。蓋詞爲宋代文學代表，當時上自帝王大臣，下至武夫釋道之流，多能通音律，製詞調；朝廷採爲樂府，專聘詞家製調，故各種詞譜，多成就於此時。

北宋詞人，實繁於代。其最著者。爲晏氏父子，張先、柳永、秦觀、歐陽修、蘇東坡、周清真等。惟詞以婉約爲正宗，其以婉約稱者：則張、柳、秦、歐、實爲臯魁。晏殊失之端重；東坡失之粗豪；美成失之鋪敘；已非作詞正格。人謂南詞婉約，北詞豪放；此雖南北之分，要以偏正之別也。他如女詞人李清照，詞格清高，雖作品無多，只此珍貴之漱玉詞，已足享詞人之榮譽，而爲婦女文學放一異彩。

晏殊爲慶歷時宰相，爲詞雖不喜蹈襲前人語，然以其官氣太深，養尊處優，故其詞於不知不覺間，時露誇耀富貴之處。如『多福莊嚴，富貴長年，』及『世間榮貴月中人，嘉慶在今晨，』『長壽比神仙，』之語，轉令人俗不可耐矣。子幾



道，作風嫻異乃父，其詞清新有致，淫艷動人。南鄉子三首，或寫池邊之私會，或寫女兒之命薄，或寫情人因變心而責問。阮郎歸寫棄婦之情，鷓鴣天寫別後思量。其他大都婉約可誦，不繁枚舉。

張先別號『三中』，『三中者，卽『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是也。又號『三影』，『三影者，以其詞中有三影之句，皆臻妙境也。所作天仙子一詞，能將一番寂寞心情，寫得窮形盡致，傳爲名作。

柳永好爲小詞，善作閨帷淫媠之語，喜冶遊，詞極通俗，故當時有『凡有井水處，卽能歌柳詞』之語。其後應試於京，仁宗以爲此人只能任從花前月下，淺斟低酌，豈可令仕官，以此

流落不偶？蓋其鶴冲天詞中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酌』之句也。死之日，身後蕭條，葬資無所出；羣妓爭醵金葬之棗陽花山。每遇清明時節，多載酒肴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吊柳會』。此王漁洋所以有：『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吊柳屯田』之句也。

秦觀詞，多學後主，但亦自有特點。詞境如畫，詞情逼真：『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畫意重重，千秋傳爲佳句。『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真情款款，人間詞話會屢道之。

歐陽修以護道之古文家，偏好作艷麗之詩餘，吾人於此益信真正文藝，必能衝破禮教之王冠矣。其所作西湖詞十首，及

漁家傲十二首，寫西湖之山光，詠時李之景色，無不引人入勝。抒情詞，又多佳製。長相思與南歌子，婉約艷麗，不失爲南派正宗。

蘇東坡，詞意豪放，爲北派健者。昔人以東坡詞與耆卿相較，謂：『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版，歌『楊柳岸，曉風殘月。』東坡詞，須關西大漢，執鉄綽板，唱『大江東去。』吾人讀其赤壁懷古，眞所謂『雄姿英發』者矣。雖然其詞之婉約者，亦所在多有。故王漁洋曰：『枝上柳綿，恐屯田緣情綺靡，未必能過，孰謂坡但解作大江東去耶？』

周美成詞，人謂其精深華麗，體兼蘇秦。長調善鋪敘，妙用唐人語。如天衣無縫，渾若己出，是融合南北二派而自爲一

宗者。實則其詞欠自然，且嫌造作。王國維曰：『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

李清照爲宋代女文學家，其性格略見於金石錄後序。以一弱女子，隻身奔波，到處爲家。其夫明誠死後，避難各處，足跡滿全浙，不以爲苦。蓋其人生觀頗爲積極，其藝術表現，又極真摯，修詞亦不苟且。且其學問，環境，性情，在在足以使其成爲女詞人也。其所作，見於漱玉詞。

宋代散文 五代文弊，澠認弗張；宋興百年，因陋就簡。歐陽修出，學爲韓文，漸開新體。於是南豐曾鞏，眉山蘇洵，及子軾轍；臨川王安石，皆聞風興起。五子爲文，大都動盪排募，才氣發揚。自是而後，文章宗匠，悉推歐曾，而蘇氏縱

橫之習，論策之風，便於科舉，亦往往家戶戶視。歐曾並宗昌黎，各得一體。而後世法韓者，以歐、曾、王、蘇、與韓柳並尊，稱爲八家。則其所謂學韓者實法歐陽。唐宋文章，分疆之樞紐，實在於是。散文日衰，固其宜也。南宋惟朱熹之文祖韓宗曾，頗不囿於時習。迨其末流，又形萎靡矣。

宋代詩家 歐陽修，文宗韓愈，詩亦如之，惟七古略似。王安石學杜，僅得其瘦勁。至蘇軾黃庭堅，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故世之學宋詩者，視蘇黃猶唐之李杜焉。元祐以後，詩人迭起，不出蘇黃二體。而尤以江西詩派爲盛。南渡之初，陳與義號稱學杜，實則仍襲蘇黃之白也。以後尤袤、范成大，陸游，楊萬里繼之，亦稱作者。而游之詩，每飯不忘君



之豪放，及姜夔吳文英之華麗，亦足稱述。宋室南渡，國事凋  
蟾，汴京淪陷，山河變色。有志之士，攘臂疾呼，思有所救。  
辛派詞人之豪放，吐慷慨悲壯之詞，其亦時代使然歟？迨偏安  
之局成，因得苟延殘喘，遂置國事於不顧；於是歌舞昇平，醉  
生夢死，此姜吳雕琢之詞所以勝與南宋也。

辛棄疾，一血性之男兒，愛國之詞人也。喜談兵事，少年  
殺義端，豪俠有足多者。其詞大都嘆古興懷；雄心一片，終未  
得展；退隱閒居，引爲深恨。今讀其詞，知爲借他人盅篋，澆  
胸中塊壘；或具豪放之情，或極幽默之思。吾最愛讀其南鄉子  
登京口北固亭之作，方之東坡，當無愧色。評家以爲『才氣橫  
溢奇恣，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而其穠麗綿密者，亦不在小晏

秦郎下；婀娜豪健、兼而有之。』

劉過乃辛派之詞人，曾爲棄疾幕客。其詞有『古豈無人，可以似若稼軒者誰？』於此足徵其崇拜稼軒之熱烈矣。龍洲詞，爲其詞集。氣宇宏闊，時於詞中將個性表出，時人目爲『天下奇男子。』

陸游成詩之多，古今無兩。其所作詞，頗有與稼軒同樣性癖者。今存劍南集詞一卷。

姜夔善吹簫，自製曲，曲多詠孤山之梅。其詞格調甚高，然語多雕琢。王國維評其寫景諸作，謂：「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也。」然盧高師言：『詞中之有白石，猶文中之有昌黎。宋翔鳳言：『詞家之有姜石帚，猶詩家之有杜』



少陵。』卽朱竹垞亦有『詞莫善於姜夔之語。』然則白石詞，究何若乎？吾以爲白石素通音律，復以典雅相號台，故易博得文人同情，而效之者甚多。若除格調音律以外，論『意境』，則誠如王靜安所言『終隔一層也。』

吳文英詞，好事雕琢，一如白石。紀曉嵐曰：『詞家之有吳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則與張炎評其『如七寶樓台，眩入眼目，折碎下來，不成片段』之語，又炯不同也。平心論之，文英詞或不免堆砌之處，然描寫活潑之詞，亦未始無有也。夢窗四稿，爲其詞集。

## 第九章 遼金元文學

第一節 遼國文學的簡陋

第二節 董西廂與王西廂

第三節 金代詩人元遺山

第四節 元代雜劇

第五節 元代詩人

遼國文學之簡陋，遼人入汴，既割據以竊國；復享祚之不长。其國文學，流布絕少。且效唐宋之故技，立科舉以取士。然胡兒剛勁，典章文物，終少進步。雖遼史猶立文學傳，然但存姓名，其著作蓋未傳也。

董西廂與王西廂 金章宗時，有董解元者，譜會真記之事實，成「弦索調」，名「西廂搗彈詞」，後人稱曰「弦索西廂」。有白有唱，爲後世彈詞之祖。弦索調者，乃由一人彈琵琶，而口中歌唱者也。至元有雜劇作者王實甫，本董解元之弦索西廂，而成西廂記。世稱王西廂。與明初高明之琵琶記，稱爲南北二曲之雙璧。實則西廂記乃傳奇體。蓋雜劇爲北曲，傳奇爲南曲。雜劇每劇四折，傳奇則無限制。雜劇始終一人唱，傳奇則無人數限制。論其內容，則北曲多述英武故事，南曲多寫兒女柔情。王西廂之內容體製已非純粹北曲矣。或謂西廂記關漢卿作，而實甫僅續之。或謂實甫作西廂，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句，嘔血而氣。其後關漢卿續

之。今皆以爲王實甫作。

金代詩人元遺山 金初文人，雖有韓昉，吳激之輩，然無甚足述。至元遺山始爲金代唯一詩人。遺山名好問，字裕之，遺山其號也。少作箕山，琴台之詩，爲當時文人趙秉文所推許。又稱元才子。官至翰林。金亡不仕。其詩悲壯激越，直追少陵。七言古詩，專以單行，絕無倡句。愈折愈深，愈深愈雋。律詩對仗精而神氣疏暢，可以直追老杜矣。絕句亦寄託遙深。蓋其生長漠北，稟性豪放，慷慨悲歌，出自至情。壬辰雜編，及中州集，爲其所作，行於世。

元代雜劇 元代雜劇，可稱爲純粹北曲。至明初傳奇，則可稱爲南曲也。故講文學史者，有元之北曲，及明之南曲之目。北

曲，有曲，有白，有科。體製全備。登場之俳優自唱曲念白，繼演其所作。不過唱曲者仍限於一人耳。元以雜劇取士，故雜劇之盛，震乎一代。相傳當時士夫，皆傳粉墨登場，以冀搏得功名。然正史未載，恐非確論。夷攷雜劇勃興之原因，大抵吾中華民族，不屑在異種治下，故作新奇之雜劇，借古人之嬉笑怒罵，以發其牢騷不平之思。二三天才，出於其間，以巧詞妙曲，聳動人之耳目，遂使天下靡然從之。

元曲作者，極繁於代。關、馬、鄭、白、實爲臯魁。合之

王實甫，世稱元曲五大家者也。關漢卿著望江亭，竇娥冤，

救風塵等劇。馬致遠著漢宮秋。鄭德輝理倩女離魂曲。白仁甫

著梧桐雨。王實甫著西廂記外，又著麗春堂。世稱關漢卿如『

瓊筵醉客』；馬致遠如『朝陽鳴鳳』；鄭德輝如『九天珠玉』；  
白仁甫如『鵬搏九霄』；王實甫如『花間美人』。此五子者，  
實元曲作家之代表也。此外如張小山如『瑤天笙鶴』；李壽卿  
如『洞天春晚』；唐費卿如『三峽波濤』；喬孟符如『神鰲鼓  
浪』；宮大用如『西風鵬鷲』。談元曲者，每東道之。

喬夢符著楊州夢，及金錢記。楊顯之著瀟湘雨，及酷寒  
亭。均見元曲百種，亦甚有名。惟方之關馬五大家則稍遜矣。  
元代詩人，元代詩人，惟趙子昂。趙本宋宗室，宋亡入元。其  
爲詩，清奇麗逸，見稱於世。

趙子昂外，當推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四家爲最。虞  
集爲詩，權奇飛動，栩栩有生氣；著道園集。楊載詩，風規雅

瞻，音節學唐。范曄家貧早孤，爲人清癯不勝衣，爲詩一如其人。所謂蹉跎宕逸，而有遠情者也。揭傒斯詩，清麗婉轉，如美女簪花者也。

## 第十章 明清文學

第一節 明代詩文

第二節 明代小說

第三節 明代傳奇

第四節 清代詩文

第五節 清代小說

第六節 清代傳奇

明代詩文 明代詩文，體標新舊。先後攻擊，凡三起伏。明初劉基，宋濂，文皆傑出。劉雄邁有奇氣，所爲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驀澗注坡。宋以儒者自任，所爲



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劉宋俱工詩；不遠明初詩人，當推高啓第一。雖宋劉亦不逮也。永樂以還，有三楊者：富貴壽考，主持文雅，閱數十年；所作詩文，既無深湛幽渺之思，且乏縱橫馳驟之才。大都歌功頌德，傳爲風氣，時人遞相摹擬，稱台閣體。積久弊生，千篇一律，膚廓冗長；於是弘正四傑，相繼輩出，提倡復古，風氣一變。四傑者：卽何景明、李夢陽、邊貢、徐禎卿、是也。自四傑矯正台閣文弊，所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以『不讀唐以後書，』爲天下倡。於是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三人，共附和之，合稱『七子』。七子之文，大都鈎章棘句，剽竊秦漢皮毛，而終未得其神韻。其中惟何詩秀逸，頗有足稱。故薛惠有：『俊逸

終憐何大復』之句也。七子之時，有又李東陽者，詩馴雅清激，格律整嚴，得唐人風致。嘉靖之初，王、唐、蹶起，復矯七子之弊。慎中初亦高談秦漢，後悟歐曾作文之法，一意摹仿，文體大正。唐順之深服之，亦卓然成家，並稱『王唐。』以後又有王世貞、李攀龍、謝榛、宗臣、果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號稱後七子，標復古旗幟，承七子之餘緒。然勢力較遜，影響不大。明之末葉，茅坤、歸有光、相繼而出，與王唐宗尚相同，文喜唐宋。茅坤復將唐宋八家合成文鈔，斯風益熾。當時有張溥者，亦有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編，蓋與唐宋八大家文選，相對而成也。

萬歷中，有公安人袁宗道、宏道、中道、兄弟出，所作詩

文，趙尙清新輕俊，力反王李，風氣一變，文士宗之；時人稱其詩曰『公安體。』又有『竟陵體』與之爭長，鍾惺、譚元春、皆竟陵人；爲詩喜幽深孤峭，不似公安體之情新輕俊，不免每下愈况矣。

明代小說 明代小說，多章回體。其所叙述，大抵歷史故事，或談神說怪，或刻劃人情。談史者：如三國演義、水滸、隋唐演義、說唐全傳、平妖傳、粉粧樓、南北史演義、禪真逸史、相傳多出自羅貫中手。羅貫中名本，生平多不可考。其著作有題作廬陵羅本者，有題作武林羅本者。無其里居何所，吾人難決其明初人也。其所著書，以三國演義、與水滸、爲兩部傑作。三國演義大半與陳壽三國志相符合。章實齋稱爲『七實三

『虛』者也。水滸以宣和遺事爲監本。原書事實甚少，人物僅三十六；此書則將事實增加，人物亦擴爲百零八人；其中寫人物極爲生動。此外如周游開闢演義、以及東周列國志、兩漢演義、說岳、英烈傳、大都創作於此時。

談神魔者，如吳承恩西遊記，最擅聲譽。書中談玄奘取經，其滑稽口吻，每於書中見之。如孫悟空如何智慧，豬八戒如何笨拙，對照寫來，極爲傳神。蓋其善寫人物個性，窮形盡致，亦絕好之童話也。此外神魔小說，尙有封神傳，及三保太監下西洋演義等。

明代小說之刻劃人情者，如金瓶梅、玉嬌梨、隔簾花影、平山冷燕、好逑傳、鐵花仙史；相傳金瓶梅爲王世貞作，餘書

大都不知作者姓氏也。蓋以此等小說，天下目爲極淫穢之書，作者不願逕書其名，而爲名教所詬病也。雖然，就文藝論，又不得不推爲一代名著也。

此外今古奇觀，其體裁爲短篇小說，其中事實或取古書，或取時事，內多佳製。又有醒世恆言，及喻世明言，皆馮猶龍編，原本難得，最近已發見於日本矣。

明代傳奇 元代雜劇，每齣四折，結構較嚴；明代傳奇，折數無限，體製解放。明之傳奇，可稱南曲。南曲至今存者，有六十種曲，就中以荆釵記，白兔記，幽閨記，殺狗記爲傑作。此四曲在當時最流行。

明曲之盛，多由武宗之力。帝好聲律，倡優可以獲幸，曲

家由此得寵。正德以還。曲界橫流，吳越對抗，各走其極。或以麗句綴故事，或以俚語寫情趣。雅俗異致，各有弊端。然曲貴自然，不貴藻飾，此『荆劉邦殺』文雖俚俗，終稱爲南曲之壓卷也。

此外如邗瓊山、楊升菴、王弇州、鄭虛舟、沈伯英、湯臨川、屠長卿、祝枝山、唐伯虎等，均爲大家。而有明一代戲曲巨擘，則當以湯臨川之玉茗四夢（紫釵記、還魂記、南柯夢、邯鄲夢）及牡丹亭爲最有名。牡丹亭寫杜麗娘鐘情於柳夢梅，可爲奇想妙詞，古今獨步矣。

明曲之後勁，有阮大鍼之春燈謎，燕子箋一劇，亦膾炙人口。

清代詩文 清初文豪，當推侯方域、魂禧、錢謙益、吳偉業等。侯方域才氣奔放，爲志傳，能寫生，得遷固神理。魏禧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傑，得力於左氏傳及蘇洵爲多，侯魏可爲清初文人之先導矣。錢謙益才力富健，學問鴻博，所爲詩沉鬱藻麗，出入李、杜、韓、白、蘇、陸、元、虞之間。吳偉業少年之詩，才華艷發，吐納風流。明亡以後之詩，激楚蒼涼，風骨更爲迥上。錢吳可爲清初詩人之巨擘矣。康熙以後，文學更盛，汪琬、姜宸英、邵長衡、方苞、等以古文稱，宋琬、施國章、陳維崧、彭孫遹、尤侗、王士禛、朱彝尊、趙執信、查慎行、袁枚、蔣士銓、趙翼、以詩詞著。茲先叙有清一代文章演變，再及於詩。

清代文派。有所謂『桐城』者，實開一代散文風氣。原桐城之所以稱爲文派者，殆發源於歸有光，振起於方苞。劉大櫟及其弟子姚鼐出，而桐城文派，卓然有所樹立。方劉姚俱係桐城人，當乾隆時，漢學文勝宋學，而姚鼐仍宗宋儒；以爲義理，攷據，辭章三者，缺一不可。自後管異之、梅伯言、方東樹、姚碩甫、文宗桐城，各以其所得授師友，綿延全國，同時魯絜非，亦大爲姚氏所稱道，而得文章之正。

當桐城未興之先也，劉大櫟及其門徒錢伯垞，魯思等，輒誦其師說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於是惲張遂專力於古文辭。自後陽湖文學大盛，世稱『陽湖派。』其後秦小峴，陸繼輅，董士錫，李兆洛諸人，一時並起，宗法陽湖。陽湖諸子，



先好駢體，故其詞藻俊麗。然行文之波瀾法度，固無異乎桐城也。

迨曾國藩出，桐城文派，又盛一時。蓋其文簡潔，切於實用，復經提倡，全國宗風。其幕下李元慶、薛福成、吳敏樹、黎庶昌、張濂卿、吳汝綸等，俱爲名家。吳亦桐城人，掌教京師大學，文名尤盛，故桐城文派，清末尤張其焰也。

章太炎生丁清季，善作周秦文章，亢高古稚，令人不能卒讀。其弟子黃侃，深得其旨，轉近平易，不類章氏之詰屈敖牙矣。又有林紓者，自居桐城，其於繙繹文學，極有貢獻。此外梁啓超好以淺近文言作文，一時風靡，效之者衆。

清代詩人，除清初錢吳外，當以王士禎朱彝尊爲代表。袁

枚、蔣士銓、趙翼、並稱『江左三家。』王士禛倡神韻之說，海內風行，其詩旖妮風華，函情綿渺。惟其好用典故，多作修飾，爲人所譏，與王齊名者，有朱彝尊，並峙爲南北二大家。後人以爲『王才美於朱，朱學博於王；朱貪多，王愛好。』徵之所作，亦甚確當。其後袁子才出，以詩之性靈說反對王士禛之神韻說。袁爲人放浪風流，爲當時嚴正之學者詬病。以其詩主性靈，故能爲人所欲言而不能達者。彼以爲詩乃性情表現，故舍性情外無詩也。所爲詩，平淺而有情致。蔣士銓爲人深於情，勇於義，詩歌悽愴激楚，肖其性情。趙翼爲人倜儻，才調縱橫，與袁蔣善。詩亦卓爾不羣。洪楊以後，鄭珍，金和，爲詩悲哀慨喟，刻毒痛罵，能闢新意，堪稱名家。戊戌政變時，

有黃遵憲者，對於文學，頗有新奇見解：其在雜感詩中有云：「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卽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班。」洵詩歌革命之先導也。此外從事於宋詩運動者，有陳三立、鄭孝胥等，被稱同光派。其人至今猶存。

清代小說 清代小說作者，堪與明代媲美。故世之論小說者，恆曰明清，其最著者，爲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曹雪芹之紅樓夢，李汝珍之鏡花緣，劉鶚之老殘遊記，及陳森書之品花寶鑑，魏子安之花月痕，文康之兒女英雄傳，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曾樸之孽海花。此外蒲留仙之聊齋志異，亦甚足稱。吳敬梓幼卽穎異，不善治生，揮金如土，舊產蕩盡。以豪放之性

情，作文壇之盟主。書中所寫大都社會醜狀。說者以書中之杜少卿，乃其自况也。曹雪芹幼生豪華之中，以後家道衰落，貧居西郊。紅樓主人，說者謂其自叙傳也。李汝珍失志於晚年，奮力於述作。鏡花緣一書，有諷嘲世人者，有討論婦女問題者。劉鶚以遊曆爲線索，寫當時之民情，著爲老殘遊記，頗多精采之處。此外品花寶鑑等書，或寫兒女情長，或寫社會現狀。聊齋一書，雖談鬼狐，然何一非人情世故？且其文簡潔秀美，極有法度。

清代傳奇 清代傳奇，以李漁十種曲，洪昇長生殿，孔尚任桃花扇；蔣士銓九種曲爲最善。十種曲者：即風箏誤，蜃中樓，鳳求凰、意中緣、比目魚、玉搔頭、慎鸞交、巧團圓、奈何

天、憐香伴、是也。情文具妙，不襲窠臼，不拾唾餘，詞彩平易，老嫗能解。且概爲喜劇，尤爲創作。桃花扇演候朝宗李香君之情事，而串以史實。深慨亡國隱痛。叙事哀艷，結局不落前人團圓之舊習。其後顧天石作南扇花桃，使生旦團圓，殊爲蛇足。當時桃花扇成，京師王公大臣，傳抄殆遍。優伶扮演無虛日。又曾排演於宮中。長生殿取材於白居易之長恨歌，此曲一成，而明代言情之作，盡爲減色矣。蔣士銓以一代詩家，而著絳雪樓九種曲。諸劇大都取之史實，以典麗婉雅勝，九種曲者：卽香祖樓、空谷音、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四絃歌、是也。清末梁啓超，王國維，亦好爲此。梁作見飲冰室叢著，多未完稿。王，著曲錄，宋元戲曲

史，其於劇曲，亦多所貢獻。上述明清文學如此，以下總論現  
文代學。

